

投身地下党参与抗战,把自家旅社作联络站 爷爷用马勺杀死一个落单的日本兵



父亲卢庆山手捧爷爷遗像。

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,我不由得追忆我的爷爷卢品瑜,一个沉默、威严,追求自由、美好的革命者。他是永康地下党的创始人之一,是中共永康县委第一届委员。

通讯员 卢晓青

投身革命 旅社当作联络站

我的祖上是官宦之家,据说家财甚丰,永康有近一半的山地都属于卢氏,城区民主小学附近还有卢氏的宗祠。

而传到爷爷手里是一个卢家大院,正对老县政府最繁华的县前巷,是当时城区有名的三层木结构楼房之一。

爷爷读书不多,且家境富有,为何会参加革命,我到现在也不得而知。但爷爷投身革命后,没有半点退缩。

据奶奶回忆,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,爷爷负担了很多的经费。尽管旅社经营得很成功,但家中并不富裕。

爷爷利用卢家大院优越的地理位置,把自己经营的新新旅社当作地下工作联络站,不时有化妆成木匠、泥水匠、教书先生的地下党员来此交换信息和开会。

每当这时,奶奶总要亲自坐阵前台,与旅客及往来的人聊天望风,确保安全。由于距县府近,有时也有兵丁来搜查,但都被爷爷奶奶凭着人脉和往日的打点巧妙应付过去了。

家园被毁 带领族人伐木重建

战争爆发后,永康遭受了日机的轰炸,城区许多建筑被毁。而作为永康城区标志性建筑的卢家大院被当作打击目标,炸得片瓦不存。全家十来口人幸存下来,但所有的财产与粮食都毁了。全家妇孺嚎淘大哭,爷爷亦是连声骂着日本畜生而流下泪来。

很快,爷爷就振作起来,带领家人和族人,到家族所属的山上伐木重建家园。为节省开支,他亲自去背木材,肩膀都磨烂,脚上全是血泡,但仍咬牙坚持。他凭自己良好的信誉与社会影响,借债造房,一年内就恢复卢家大院旧观,只是没了往昔的雕梁画栋。

旅社重新开张,沉重的生活压力使本已沉默的爷爷更加惜言,一年到头几乎不笑。他拼命地干活,全家勒紧裤带还债,一天只吃两顿稀得可照出人影的粥,孩子经常饿得直哭,但爷爷始终不为所动。

然而,如此吝啬的爷爷又是慷慨的。面对找上门来的地下党员,他总是为他们提供裹腹的米

饭馒头。奶奶对此颇有微词,但迫于爷爷的威严不敢出声。

抗战爆发 用马勺杀死落单日军

抗战时期,对日寇的刻骨仇恨使爷爷的干劲更足。寒冷的霜雪夜,为了不使鞋子的声音惊动巡逻队,他把鞋子挂在脖子上,光脚走遍全城贴传单。回家后,他整个人冻得发青,盖上两床被子抱着手炉仍不停地抖。奶奶心疼得要命,却不敢多说,怕争执会引来旁人猜疑而致事情败露,只能尽心尽力地帮爷爷做好保密工作。

小时候,我家有一本很旧的相册,上面有很多照片。那时候,照相对于我们来说是件稀罕事,所以老是要问奶奶这是谁,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。

奶奶心情好时会为我们一一作答,讲述当年的故事。但大多数时候,奶奶总是笑笑,叫我们别乱动,说那是爷爷的遗物,然后轻轻抚平收进抽屉里。

直到长大后,我在党史陈列室与展览厅里看到了永康的革命先驱的照片。这时,我才发现,原来这些照片我小时候大部分看到过,其中就有李文华等烈士。可惜由于拆迁,这本相册已经不知所踪。

奶奶作为旅社的老板娘,为了便于交往,年轻时就会抽烟喝酒,这一习惯到老也没改。爷爷去世后,多年的寡妇生活使她染上了酗酒的毛病。

在醉得最厉害时,奶奶就开始讲秘密:爷爷用马勺杀死一个落单日本兵,然后和一个地下党朋友连夜借运粪便的掩护,将尸体通过南城门运出城,并埋尸李店村附近的溪滩。

后来,我问过父亲,可他对当时的情况也不清楚,只是肯定有这一回事。据说,当时日本人对此次大为震怒,封闭城门搜索了三天,还在李店村组织了一次扫荡才罢休。

爷爷曾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入狱。上世纪60年代末,爷爷瘫痪时,他被捕的事被造反派掌握,打算将他绑起来游街。一见他现状,只好作罢,给他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。

爷爷临死前,将儿孙叫到床前,告诫他们安稳过日子,不要再为他的事抗争。他交出了放在床底的一笔钱款,那是他出狱后就偷偷藏起的党费,吩咐子女若有人接受可上交。

爷爷已作古多年,他没能看到我出生。我是通过他的瓷像认识他的,这是他存世的唯一照片,光头国字脸紧抿着唇,威严庄重,幸好有一副圆圆的眼镜中和一下。

三遇鬼子 见证暴行

见习记者 陈凯璐 实习生 王瑶瑶

本报讯 近日,记者来到曾遭受日本人迫害的耄耋老人梅子谦家中,他正坐在桌前看报纸(如图)。他招呼我们坐下后,跟我们讲起了他三次遇到鬼子的故事。

我是江南街道老鸦堰村人。1942年,我才15岁。5月下旬的一天,一支日本军队住进了老鸦堰村,村民大多都提前到山里的亲戚家避难去了,只剩下我们四五户人家没有亲戚在山里。我们只能逃到周元村白云山尖躲避,待了三天才回来。

回到村里后,我们发现整个老鸦堰村都一片狼藉,桌子、椅子、床都被扔到房门外,粮食柜早已空空如也,家中饲养的猪也不见了,到处是牲畜的内脏,蚊虫横飞,瓶瓶罐罐中皆是日本人的尿尿。但庆幸的是,村里没人受伤。这是我第一次遇见鬼子。

没过多久,日本人在丽水打了败仗,撤回永康,进驻永祥一带。我们全村就赶紧跑到白垭里一带躲起来。幸好我们跑得及时,才没有人员伤亡。

而和我们村就一山之隔的麻车头村村民,他们跑得不及,很多人被杀害。此后,日本人就选择住在金胜山和麻车头一带。我们只好天天提心吊胆地去田里干活。

17岁那年夏天,我和父亲在村东的田里种豆,听到有人说日本人要撤退了。父亲便让我先把牛牵走藏好。我牵着牛一直从东面走到一口池塘前面,把牛放好之后就同村的银相一起躲进稻堆里。

不料,我们被两个日本人发现了。银相的耳朵被砍了一刀后,他跳进了溪里。日本人又回过头来抓了我。我在距离他们四五步时就转头跑。可没跑多远,日本人就追上了我。我的脖子被掐了一下,我就摔倒地了。他们就用脚踹我,让我站起来。之后,我趁日本人乘凉,又偷偷地逃跑。这回被抓到后,他们把我扔进池塘里。等我爬上来后,他们再次把我扔进池塘里,就这样被来回扔了三次。

后来,日本人押着我经过祠堂时,遇上了两名妇女,他们便将我和其中一名妇女关进祠堂。他们把我锁在里间,在外间强奸了那名妇女。门打不开,房内也没有楼梯能通往二楼。幸运的是,我发现了房间后面有个水管洞,便顺着爬上了二楼。

门外信号声响起,我听出来那是日本人的信号声。紧接着,门被打开,两个日本人拿着刀到处乱砍,之后便离去。我一直躲在二楼,不敢出声。最后是我父亲来了,才将我楼上接下来。这是我第二次遇见鬼子。

同年,我陪妈妈回金华。我们从八字墙那边的山翻过去。第二天,我们走到金华时,刚好遇上日本人查夜。我没有良民证,就被日本人抓去干活。11月的天气很冷,我们睡稻秆,喝饭汤,一不注意日本监工就会用棍子打。一个多月后,我趁着早上还没有上工时逃回永康。这是我第三次遇见鬼子。

